

长篇历史小说

云南史诗三部曲之一

主要以南诏鼎盛时期即公元754年至794年间的重大历史事件天宝大战、西开寻传、东定昆川、苍山会盟、铁桥大战等展开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在神奇美丽的云南山水间，南诏王室成员、文臣武将、唐朝和吐蕃的重要人物、僧侣、巫师、骑士、

普洱茶蛮

南诏风云

下

栗标 著

猎人、农夫、工匠、乐工、俘虏、奴隶，一起活跃在历史舞台上。他们的悲欢离合，他们与命运的抗争，他们对爱和光明的追求，演绎了一个个感天动地的故事。

新平书局

PDG



作者简介

栗标，白族，1946年出生于云南大理。少年时为木工，“文革”期间受冲击，被遣送下乡“改造”，后为包工头。1981年以自学成才工程人员被招收为公务员，从事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工作。后历任设计院院长、建设局总工程师、副市长、州政协副主席等职。业余爱好文史，为本书及其姊妹篇搜集资料三十余年。

ISBN 7-222-04827-8



9 787222 048270 >

定价：64.00元(上、下册)



长篇历史小说

云南史诗三部曲之一

南诏风云

栗标 著

菩萨蛮

谨以此书献给大理白族自治州建州五十周年

(1956—200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菩萨蛮: 南诏风云 / 栗标著.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6.10

ISBN 7-222-04827-8

I. 菩... II. 栗...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05895 号

责任编辑: 沈正德 沈可甚
封面设计: 孟嘉福 杨晓东
责任校对: 甘 丁
责任印制: 马跃武

书 名	菩萨蛮——南诏风云
作 者	栗 标 著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ynpph.com.cn
E - mail	rmszbs @ public.km.yn.cn
开 本	889 × 1194 1 / 32
印 张	27
字 数	700 千
版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云南新华印刷二厂
书 号	ISBN 7-222-04827-8
定 价	64.00 元

第五章 寻传烟瘴春无限

一、书院定国策

在一个旬假日，郑回带着儿子回鲁川拜望王家人。王乐找借口将侄女召来，使她和郑回有了互相见面的机会。因为事先没有说明，郑回就当王乐宽的表妹以礼相见。等到姑娘离开后，王乐将撮合的意思向郑回说明，郑回坚持不肯答应这件婚事。他说妻子去世才三年多，夫妻情深，不愿就续新婚。他还说自己已经中年，姑娘正在妙龄，不愿误了女孩的青春。

王乐父子几次到书院劝说郑回，又让郑回的两个儿子帮着劝说父亲。孩子们很通情达理，希望父亲续婚后自己也有一个温暖的家。后来那女儿大大方方来书院看望，表白自己因为找到一个知冷暖又知书达理的人托付终身，非常高兴的心情。最后郑回才答应下来。

王家在新春为郑回办婚礼。郑回再三嘱咐王乐宽要从简办理，不要惊动南诏的官员，以免节外生枝。婚礼按白蛮的婚俗，邀请了鲁川王姓的亲友和书院里的同事们。杜光庭道长和董迦罗尤闻讯赶来祝贺。尉迟

恭韬和他的弟子被作为贵宾请来做客。

郑回婚后，王乐宽在鲁川为他建了一座清秀雅洁的小宅院，又拨了几名仆妇供使唤。每逢旬假，郑回便带着儿子回家省亲。从那时开始，郑家人对外都称是鲁川白蛮人。按白蛮人礼节，入赘的男姓用双名，其中一个名字要用岳家的姓。王家并未要求郑回入赘，但是郑回深感王家恩德，在正式场合使用王蛮利名字。

半年前，凤迦异派两名细作到成都查访尉迟恭韬一家的消息。打听到，从南蛮地方逃回成都的汉人俘虏在成都传讲尉迟恭韬已经投顺蛮王，得到重用，成都府尹便严令缉拿尉迟全家。成都府一位长史曾与尉迟恭韬交好，事先透露消息，尉迟恭韬儿子半夜出逃，至今下落不明。尉迟恭韬夫人被捉进大牢，经不住折磨，已经在牢中病故。张徽义一家因在乡下，得到消息后逃得不知去向。

尉迟恭韬听到这消息，悲痛欲绝，每日不思茶饭，面北长叹。他安排一间净室，内设香案，每日晨昏在香案前遥祭夫人。回想起自己半生劳碌，在各地为官府营造，将夫人留在家中孤凄度日，如今又因为自己含恨而终，尉迟恭韬深感内疚，悔恨万分。

杨忠义先在成都籍的女俘虏中为尉迟恭韬寻找配偶，遭到尉迟恭韬严词拒绝。杨忠义无奈，又提出安排两名女仆，侍奉起居，尉迟恭韬也断然拒绝。

尉迟恭韬对杨忠义说：“徒儿张徽义与我情同父子，适当时候，为他寻一门亲事，让他成家。我与他们过日子，当一个好爷爷有何不可！”

杨忠义觉得人各有志，尉迟恭韬一心守夫人亡灵也难得可敬，便禀明诏王和王子，不再提劝他续弦之事，只是命工曹府的仆役留心他起居饮食。从此，尉迟恭韬明白，若要回成都，只能白白送死。他和张徽义设香案向北跪拜祖宗，大哭一场，决定从此安心留在南诏。

唐至德元年（公元756年）以后的五年间，唐朝忙于平定安

史内乱，吐蕃也因为老藏王赤德祖赞去世，继承者赤松德赞年轻，各派贵族斗争十分尖锐，给南诏一段平静的时间。在阁罗凤心目中，大事只有两件：一件是筑城；一件是到处搜刮，每年准备给吐蕃的朝贡。

唐乾元元年（公元758年）九月，太和城一带发生了一次强烈地震，城内简陋的民房倒塌甚多，促使阁罗凤决心加快新王城的建设。

在这以前，南诏也曾以军队为主，征集一些民夫对一些城池进行加固、维修或者扩建，但是完全是出于军事防御的目的。新王城——阳苴咩城的建设，阁罗凤就不单想到军事的需要，还想到为蒙氏王朝的万代基业打根基，创造一个足以显示南诏的国力和国威，足以与唐朝和吐蕃分庭抗礼的宏伟王都。在听了尉迟恭韬陈述建都的设想以后，阁罗凤充满了信心。

尉迟恭韬的创作激情集中在一件规模大得惊人的建筑上，那就是北连王宫，东连六街三市的五华楼。凤迦异谈起少年时看见唐朝大明宫的感想，打动了尉迟恭韬的心。他希望在南诏王都建起一座能够举行国家庆典，接待各方便臣，检阅数万军队，供各部议事，收藏国家重要文献典籍的庞大的建筑群。它的规模应如长安紫禁城的大明宫。结合雄秀的山川形势，它的主体建筑应该更加挺拔高耸，处于王城高显之处，俯瞰整个王城，可以一览百里平川。尉迟恭韬迷醉于自己的想象，不断在麻纸和素绢上勾画草稿。画了又扔，扔了又画。

有一天，阁罗凤来视察，从地上捡起尉迟恭韬的一份草稿。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壮美的建筑物，竟大声喝彩道：“这不就是仙宫吗？我和儿子、孙子用三代人的时间和精力去建成它也值得！”

诏王如此说，周围是一片赞美之声。

没有人敢对阁罗凤热心赞许的事提出异议，也没有人忍心对大匠的创作激情泼冷水。阁罗凤调动更多军队，征集更多民夫，集中更多物资，开始大规模营造。

只有一个人怀着忧虑，在暗中测算、评估和分析。那人就是郑回。

有一天，郑回与凤迦异应尉迟恭韬的邀请来到演武场工地。郑回请尉迟恭韬帮助自己一起测算整个王城和王宫所需要的人力、物资和可能完成的时间，算出个大概以后，郑回不安地踱出室外去了。

凤迦异也踱出室外，来到正在树下默想的郑回身旁。

郑回冲口说道：“这个时候，南诏可以进行这样的营建吗？”

“老师的意思是……”凤迦异以为郑回在问他，没想到郑回是问自己。他一回头，看见凤迦异，知道失口，便搭讪笑笑，说起别的事来。

这件事在凤迦异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想探询老师担忧的问题，一看郑回神情，知道他素来谨慎，现在又人微言轻，一定不会轻易开口。

事有碰巧，有一天，军曹府向诏王报告，通往越巂的道路不通。越巂是南诏的主要马场，阁罗凤又最爱马，最关心马的事情，所以将凤迦异、段俭魏召来询问各地马场的情况。阁罗凤无意间说起第一次与郑回见面时的有趣对话，凤迦异见父亲对郑回如此有好感，便乘机说：“父王可记得张建成老师临终前的建言？张老师对局势很有些担忧，还说曾经与郑老师也商讨过。父王何不也听一听郑老师的见解。”

阁罗凤是一个粗中有细的人，那一次与郑回谈话后就对这个汉人心怀敬重，但是他知道在南诏重用一個汉奴是多么难，不但要遭到乌蛮贵族长老们的强烈反对，而且这个被重用的汉人也会遇到很大的危险。所以他决定不让郑回在朝议中露面。但是，他并没有忘记张建成的话。天宝大战已经过去四年了，白蛮人的乡兵已经全部回家务农，张建成以他的坦诚深深感动了阁罗凤，他决定不管怎么样，先听一听郑回的话。凤迦异的提醒，使他决定到书院去看视一次。

阁罗凤没有带仪仗和多余的随从来书院。郑回和众教授在大

门外拜迎。阁罗凤巡视了正在读书的学子，询问他们读书和生活的情况，尽量做得亲切和随便。

在客室中献茶，阁罗凤像往常一样，又提起旧话：“要多给学童讲兵书，教出一些会用兵的将军来。”

最后阁罗凤命陪同的人离开，留下郑回单独问话。

“张建成国师临终前曾经告诉元，郑老师对南诏定国安邦有独到的见解，为什么郑老师不直率地告诉元呢？”

“请大王恕罪！臣在张老师面前发议论，自知见识浅陋，所以那次大王召见，臣不敢议论国事。”

“你可知道，元将子孙托付于你，就是相信你，你虽不在南诏做官，胜似做官。元今日是把你当作元的老师才来请教你的。”阁罗凤说罢，坦朗地笑起来。

郑回见诏王说得真诚，开言道：“郑回一年来确实想着许多事，为南诏担忧，若说错了，违了大王和众臣的意思，请大王恕罪！”

“有什么话尽管直说，元不会怪罪你的！”

阁罗凤自己喝了口茶，也让郑回喝一口，使他有平静的心境。

“臣在国师宅中读过许多关于南诏山川地理的资料，也看过国师关于各部落种族的记述，特别是近几年各地军政官员的报告，产生了两个最大的疑问。南诏虽然已经向吐蕃称臣纳贡，但是难免会在什么时候，在什么事上得罪吐蕃。三浪人是南诏的世仇。万一他们一齐向南诏进攻，南诏现在已经没有唐朝的援助，能不能抵挡他们的进攻？究竟能抵挡几时？如果唐朝也乘机报复，情况又会怎样？南诏在天宝战中先后消灭唐军二十万，若唐朝与吐蕃突然言和，唐朝向南诏进攻，南诏还能像天宝大战时一样击败唐军吗？就算唐朝与吐蕃没有合好，如果吐蕃像前几年一样出现内乱，不能帮助南诏，南诏能单独对抗唐军吗？”

“你说呢？”阁罗凤反问。

“虽然这些都只是假设，臣要说明的是：南诏腹背受敌，只在唐朝和吐蕃间求生存。唐朝和吐蕃无论是兵源、财富还是战争的经验都超过南诏。使臣更为忧虑者，如今南诏的情形已经不似天宝战争时的情形。我曾经询问王子，唐朝李宓进攻南诏时，南诏调集大军不下十五万人，其中在王城附近只调集六万人，其余来自各方。那时各部落同仇敌忾，不但援兵纷至，粮食、马匹、军器也各方云集。其中粮食以永昌一线，供应了一半军粮。”

阁罗凤听着，眉头越拧越紧。

“臣已察知，南诏西部永昌以外，白蛮人称为‘寻传’之地，地方千里，种人众多，勇健坦诚，是南诏兵源和粮食来路之一，但是高山大川重重，那部落之间争杀不断，加之去年淫雨成灾将道路冲断，已经与朝廷不通音讯达半年。怒江、澜沧江自北向南流，我王城通往寻传之道路，需要跨越高山深谷，大江大河，万分艰难；而吐蕃、三浪人就驻扎在大江上游，可以循江而下，很容易深入寻传各部落之中。此南诏心腹之患也！再以东部而言，昆川一带及其东、北部，共有乌蛮部落三十余部，每次与唐争战，各部落皆出大力。我闻近年各部落之间也互相争斗，战乱不已。他们在几次对唐战争中，原希望得到大量汉奴和财富，结果未如所愿，对朝廷多有离心离德。昆川等地本来良田万顷，是鱼米之乡，可以成为南诏兵源与粮源，但是自从天宝初年朝廷命二十万户白蛮向西迁移以后，山区乌蛮人不肯到平川耕种，至今田园荒芜。南诏南方部族杂多，朝廷还未曾派官员认真治理。总而言之，论疆土，南诏无多少回旋余地；论国力，南诏缺兵乏粮。”

阁罗凤听得很认真，一面听一面点头。

“当前，南诏还未开发国力，内固根本，开疆拓土，却将力量集中于修建城池，营造宫室。若为了御敌，对若干用兵重镇加以坚固，本无可非议。然而数日前我向尉迟恭韬大匠请教，自己

又反复测算，若按大匠的意思去营造新王城，用十万人三十年难以完工；其所需财物，倾南诏举国之力，也难以备办。照此下去，王城还未建成，大祸或已来临矣！”

郑回见自己的话已经深深触动诏王，赶忙跪下道：“当今满朝文武皆称颂大王仁德，盛赞大王开万代基业，独臣以不祥之语冲撞。臣本是一降奴，蒙大王如此器重，只有将肺腑吐出，才能报王恩于万一。若臣说得荒谬，请大王治罪！”

阁罗凤将郑回扶起：“难得老师一片忠心！老师所言有理，数年并无战事，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元也变得糊涂了。满朝文武只知奉承，并未认真思虑定国安邦之计。先生现已看准病症，定有治病良药，还望坦言！”

“臣以为当前南诏定国之计可以以十六字言之：‘忍辱负重，慎对唐蕃，西开寻传，东定昆川’。唐蕃之事，大王早已心中有数，无非是与他们相安一段较长时日，使南诏有机会内固根基，加强国力。需要有一支足够的军队，一面练兵，一面建城，以防边境突变。南诏应该以主要力量，开通寻传交通，联络安抚各部落，然后应该挥师向东，开发昆川，稳定三十余部乌蛮，再后顺势向南拓展。经过五至十年时间，使南诏有巩固的后方，充足的兵源和粮草。”

阁罗凤离开书院的时候，觉得自己的心亮了，再不是像过去一样无所适从，他下决心按郑回的建议调整部署。

阁罗凤首先想到的是要派一员大将领兵去开拓寻传。他骑在马上寻思，段俭魏当然是最适当的人选，但一想到唐、蕃大军压境，觉得还是应该将段俭魏留下防卫王城。想来想去，觉得没有一个文武全才，稳重多谋的人可以胜任。突然，他心里一亮，想到了蒙诚节……

“可以起用他吗？可以起用他吗？……”他一遍又一遍地询问自己。

二、汉妃的归宿

蛮子城是气候温暖的地方。

才过了正月，原野上到处有紫红色的报春花开放，褐黄色的草皮下已经有许多嫩绿的草芽抽出雀舌一样的尖叶。云雀开始在天空对歌，乌鸦和喜鹊都一齐欢跃起来，一群群地飞往白蛮人的村寨，在农家的草屋上大声报道吉凶。远处的山峰还戴着雪的白帽，从山谷里吹出来的风还带着深沉的寒意，提醒人们：春天还没有真正到来。

汉妃不能下床三个多月，常常在忆念中打发悠长的时光。清醒一点的时候，还可以大致算出她的岁数：她是在女皇武则天当道的垂拱年间生的，算来有七十多岁了。

自从诏王阁罗凤探视以后，蒙诚节母子的境况有很大改变：看守的卫士增加了，还来了一位么些女奴独玛侍候他们；衣装、被褥已经换成新的，有充足的粮食和肉食经常从蛮子城送来。独玛煮三个人的饭菜，浆洗衣物，还常常为汉妃洗澡。看守的罗苴子都说，独玛就像汉妃的孝顺儿媳。

蒙诚节对独玛并不陌生。他记得，么些妃嫁到南诏的时候，她还是一个十三岁的早熟的女孩。蒙诚节有过一段盼望、期待、甜蜜而又缠绵的日子，就靠这忠诚的小女孩充当信使和“哨兵”。么些妃死前不久告诉独玛：如果独玛能够为她陪伴蒙诚节母子，她就是在天上在地下也会很高兴的。女奴听不懂么些妃话中之话，直到她知道么些妃自焚而死以后，才悟出这话的道理。但是诏王不发话，一个小宫女怎么能来到罪犯母子的流放地？她感谢羽仪长罗铎将军，使她能当上这苦命的母子的女奴。独玛算了算，自己来到南诏已经二十六年，人都快老了，才终于盼

到这一天！

这一天，太阳把第一道金光射进木棚的时候，汉妃突然变得从未有过的清醒。她推醒正在打盹的蒙诚节，她不知道儿子像这样在草墩上睡了多久。她用清朗的声音说话，使蒙诚节听来有些吃惊。

“昨日晚上，我回到成都，见到了爹娘……你听，外面乌鸦又在叫了——我的日子到头了……爹娘死后还没有超生，他们等着我回去……”

蒙诚节见老娘眼睛发光，两腮泛出红潮，内心十分惨痛，一步也不敢离开娘的病床。

不久，汉妃用一只枯冷的手握住蒙诚节的独手，低声叹息着：“鹰叼母鸡小鸡苦，狼吃母羊羊羔苦；老天将为娘收去，谁来照看独手的苦儿！”

正在火塘边煮饭的独玛听清了汉妃的话，赶紧跪在床前。

“阿妈不要伤心，独玛跪在你面前，我早就该叫你妈妈，只是因为我是奴隶，阿妈是主子，独玛才不敢开口。在宫里只有阿妈有一颗金子的心！阿妈放心，独玛是你儿子的奴隶，生生死死跟着他！”

汉妃想坐起来，但是无力起来。独玛赶忙迎上去扶住，凑着脸，继续安慰着。汉妃举起皱巴巴的手，揩抹她面颊上的泪水。她笑了，笑得像孩子一样。

汉妃歪过头，对着蒙诚节低声说：“我还想着一个人，不知道还能不能……”

“娘想哪一个？”

“想你那侄儿！这孩子小时候也是我淘大。她妈病多，他就时时吊在我脖子上……”

汉妃抓住儿子的手不放，仰面朝着屋顶，似乎在等待着。在一天一夜里，蒙诚节和独玛不吃不喝，默默地守候着。罗苴子们悲伤忧虑地进屋看视，又鸦雀无声地退出，谁也不敢惊扰弥留者

的宁静。汉妃不时微开眼帘，似乎能分辨每一个人，有笑意的嘴唇微动，好像为每一个人发出祝福。所有的人都在感悟她仁慈的光辉。

暮色苍茫，独玛点亮昏黄的灯。马蹄声传来……阁罗凤带着王子凤迦异赶来了。长时间快马赶路使他们衣冠不整，满面风尘。随从侍在门外，父子俩进入室内。

阁罗凤跪下。他见汉妃的脸已经变形，深陷的眼睛仿佛有泪珠滚出。但那不过是他的幻觉，汉妃的眼睛已经不会流泪。阁罗凤眼前突然闪现出一个生动的画面：一个少妇将一个两岁的男孩在怀里搂得紧紧的，流着眼泪低声说：“老天啊老天，娃儿还这么小，怎么就硬着心肠将他的亲娘收去啊。”后来，这少妇就在孩子的小脸上一遍又一遍地亲吻着……这是阁罗凤一生中能够回忆起来的最早的事情。哀牢山的孩子们吃亲娘的奶水要吃到四五岁，到了后来，孩子已经不是为了吃饱肚皮，只是贪恋亲娘的爱抚，想在娘的怀里撒娇。长大后的阁罗凤虽然是人人敬畏的哀牢山之虎，也时常渴望那温情的拥抱和甜蜜的亲吻，但是后来他永远也得不到了。

阁罗凤从幻觉中醒来，再看清这张憔悴的瘦脸，突然意识到这是今生的诀别，他大放悲声，唤了三声“信么”^①。阁罗凤觉得自己的声音变得陌生，显得枯燥而空洞。老人琥珀样的眼睛张开了片刻，嘴角边掠过微笑。蒙诚节听见王兄的呼唤，又看见亲娘的笑容，又欣慰，又感动。他害怕自己哭起来会惊扰安详的母亲，便站起来，让过一边。

蒙诚节哽咽着对凤迦异说：“她在梦中也呼唤你。她就是等着你，不看见你她闭不上眼睛！”

凤迦异在床边坐好，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抱起，对着她的耳朵小声说：“奶奶，我来了！奶奶，我来了！”

^① 南诏称王母为“信么”。

老人的头略动了动，像在点头，嘴角边的笑容更明显了，喉咙里轻轻响了一声，就离开了人世。任凤迦异怎么样大声呼喊“奶奶”，她再也没有睁开眼睛。

阁罗凤力排众议，要将汉妃的葬礼按照南诏王室的最高礼仪举行。在蛮子城外的这片林中空地上开始布置灵场：汉妃的遗体用虎皮裹好，被移到用檀香木制作的尸床上。尸床选用了最大的规格：一丈二尺长，四尺宽，包括两侧的“龙杆”和架在上面的横木都选用了异香扑鼻的古木。遗体按祖规采用右侧向下的侧卧姿势，上方则用柏树做了供车。供车也选用最大规格：长宽各二丈，高达二丈四。另外还搭建了一个比供车小的架子，供诵经的朵兮薄乘坐。从停放供车的地方到山沟里的火葬场有半里路，已经由罗苴子们平整为三丈宽的灵道。

蒙阁皮和尚在汉妃去世的第二天骑马赶来。他与谁都不讲话，在附近选一方草地盘腿而坐，三天三夜水米未进……

鲁古大声吆喝“起灵”的时候，供车由六十个年轻的男奴启行。数百名男子骑着骏马，身着甲冑在前面开路，后面跟着千余名送灵的人。供车的正前方有一匹高大的黑骏马，鞍辔俱全，但无人乘骑，由一名小男奴牵着缰绳。这是供汉妃的灵魂骑乘的“魂马”。阁罗凤亲自在蛮子城驻军中选来这匹高头大马当魂马，以表达他对汉妃的深情和歉意。

朵兮薄喝令吹起长管铜号，供车缓缓启行。火葬场早已堆起高高的七层柴火，魂床被奴隶们抬到柴火堆上方。王室的四位老者从仆人手中接过事先准备好的火把，在祝告声中，将火把向魂床下的柴火堆四方抛去。霎时，火焰包围了魂床，整个焚尸场暴发起一片惊天动地的哭喊声。那“魂马”屁股上挨了朵兮薄重重的一棍，负痛向山坡跑去。按照祖规，这四匹马将被弃之荒野，成为不敢有人收留的野马。据说，以后谁骑了它，灵魂将随死者而去。

朵兮薄鲁古挥起大关刀，十几名青年男子吹起葫芦笙，成

千的青年男女手拉手唱起悲歌跳脚，不分白天黑夜，跳了三天三夜。

鲁古在第三天昏倒在歌场上。醒来后他说，并不是因为年迈和劳累，而是因为过度悲伤，他的魂是去为汉妃的灵魂送行。

这场丧事椎牛十五，宰羊六十，忙了半个月。

不管长老们说三道四，阁罗凤还是命令羽仪长罗铎将装着汉妃的骨灰和在火焚遗体前取下的一只耳朵装入金瓶，绝密地送到蒙舍川西面百里一个云雾缭绕的山洞中。那是一个没有外人知道的地方，存放着历代诏王和他们的正妃的金瓶。

忙乱之后，汉妃母子住的山沟重新变得寂静，更加凄凉。

那匹“魂马”并没有远去，在木棚周围巡游。独玛“吁吁”地呼唤它，它就大大方方地走近她身旁来。独玛像对一位老朋友说话：“这大冬天，山坡上没有青草，还是来我这里，我会喂你好草料。”

独玛在马背上轻轻抚摸，那马伸伸脖子摇摇头，似乎理解人意。她又拍拍它屁股说：“我好好喂你，你就跟我们一起过日子吧，不过，你可要帮我们呢！”蒙诚节以为这女人是无话找话，她说的是没有意思的疯话。

两天以后，只要独玛“吁吁”地一呼唤，“魂马”就会应声而来，乖乖地站在她前面……

到汉妃火化后第三天，天黑下来，独玛热了一大锅水，要蒙诚节洗澡。水热了，她把火塘的火烧得更旺，使屋里充满了温暖。她强迫蒙诚节脱下衣裳，用浸了热水的麻布在他全身仔细擦揉。蒙诚节记得，母亲还没有去世前，她也是经常这样小心翼翼地为她洁身，心里不觉充满感激之情。她要他脱下裤子为他往下清洁，他忸怩着不肯。她叫他站起来，趁他不备，一下子扯落他的裤子……她见他那样紧张和狼狈，笑得前仰后合，仿佛一下子年轻了二十岁。看着她天真无邪的笑脸，听着她响亮的笑声，蒙诚节不觉又想起么些妃来。啊，冰清玉洁的雪山，鲜花遍野的草

原，养育了这些么些女儿，她们一样的纯真和开朗。

将蒙诚节清洁完后，独玛说自己也要洗澡。她转过身，不顾蒙诚节还在近旁，很快把自己脱光了。吓得蒙诚节赶紧躲过一边，背对独玛。想起过去的大半生：二十年糊涂的小王子，十几年苦甜相溶的对么些女的希望和等待，十年流放，人就已经老了！今后呢？他不觉流下泪来。

独玛胡乱套上薄薄的长裙，坐到火塘边上来。她见蒙诚节腮帮上有泪痕，便找来一块绸帕，为他揩抹干净。

“今天晚上，你我都不能淌眼泪，要喜喜欢欢的。”

“为什么？”蒙诚节困惑地问。

独玛坐近身，凑着他的耳朵小声说：“让汉妃娘高兴啊，她在看着我们。”

蒙诚节听见马儿在不远处打响鼻，便随口说：“这‘魂马’还是不肯走。”

“我怕叫它叫不来，把它拴在一棵树上。”

“为什么拴它？应该放它走才是。”

“她是妈妈给我们的礼物。到守灵期满，我们就该用上它了。”独玛神秘地笑起来。

“用它？‘魂马’谁见谁怕，就你不怕！”

“世间哪来‘魂马’！么些人从来不用‘魂马’，人死了一样回到祖灵居住地。人的灵魂为什么要骑马？那是你们哀牢山朵兮薄的鬼话！”

“用这马干什么呢？”

“我的傻王子，你是被老娘升天气糊涂了！你以为王兄一声令下，就可以安安稳稳回到太和城去当大将军？你想一想，为什么到这里来？”

“遭人陷害。”

“谁陷害你？”

“……”